

陕西大剧院：

让市民拥有一个文化的家

王立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不管处于经济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稳扎稳打培养院团、做出精品才是剧场的立身之本。新启用的陕西大剧院拥有西部地区总座位数最多、硬件设施最优、科技含量最高等硬件优势，而在管理运营方面，又将如何满足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

从没有观众到一票难求

10月28日，贾科莫·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在陕西大剧院作为开幕大戏首演，指挥、导演和绝大部分主演来自国外，但这部歌剧的交响乐团、合唱团、服装舞美等，都由陕西大剧院负责。之所以自己制作剧目，其一是因为大剧院负责人曹彦要将其打造成“制作型”剧院；其二则是因为刚刚开幕的陕西大剧院和2009年开幕的西安音乐厅，其运营管理方西安曲江爱乐艺术创作有限公司是一家有国有资本注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目前两个机构均由曹彦及其团队进行市场化的运营和管理，西安音乐厅培养观众的探索为陕西大剧院打下了基础。

陕西大剧院和西安音乐厅坚持同样的原则——不送票。《图兰朵》的两场演出，票早就售罄了，足见西安市民对精品剧目的渴求。

但在西安音乐厅建成后，西安的演出市场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1997年，知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到中国巡演，其中一站是西安，那场演出除了前两排坐了几个西安音乐学院的专业粉丝，台上的乐手几乎要比台下的观众还多。”曹彦说，那时候西安每年售票演出不过50场。

“对一个城市观众的培养，关键在于有没有大量品质优良的艺术作品涌现。比如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特别高，但他们把芭蕾做到了极致，俄罗斯人民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自觉也就随之提升了。”曹彦说。西安音乐厅经过7年运营，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以每年超过300场的演出量和70%的商业售票上座率，成为中西部地区唯一入选“全国十大音乐演出活力场馆”的艺术场馆。

2012年、2016年，马友友又两次来西安音

乐厅演出，票全部售罄，过道上也坐满了观众。

“从前的西安，由于缺少一座国际化标准的大剧院，我们错过了《战马》，错过了《歌剧魅影》等诸多经典作品，而在陕西大剧院开业之后，那些以前在西安看不到的世界顶级演出，终于落地了。这座新建成的剧院于栖居城中之人而言，将是心灵的归宿与精神的家园。”西安评论人郑南说。

不仅有《战马》《歌剧魅影》，曹彦列出的陕西大剧院的演出表，第一年演出量就超过500场。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2月，陕西大剧院开幕演出季的121场演出，近30%的节目为北上广之外城市首演，超过50%的节目为中西部地区首演。

坚定走“制作型”剧院发展路线

陕西大剧院将如何延续西安音乐厅探索出来的观众培养模式？首先是走“制作型”路线。

《图兰朵》制作成本700万元，两场演出售票，票房300万元。为什么要赔钱自己制作剧目？曹彦回答了记者的疑问：“这是我们的版本，以后能复排演出，而且锻炼了队伍。”

为了走“制作型”路线，西安音乐厅在2012年成立了驻厅的西安交响乐团，今年排演《图兰朵》，陕西大剧院又成立了自己的合唱团和童声合唱团。

和陕西大剧院、西安音乐厅一样，西安交响乐团也是企业制，60多名团员每年都要考核。“考核不好就淘汰，考核好就加工资，你的收益和能力成正比。”西安交响乐团总监秦智峰说，“一个乐团有一个气场，微妙的变化积累多了，就是一个大变化。”

最让秦智峰引以为豪的是乐团能留住人。除了待遇，年轻人更注重发展，乐团不断请国际大师来交流，让年轻人能不断成长。“《图兰朵》的指挥是国际著名指挥家里科·萨卡尼，两本厚达5厘米的总谱，他全部能背下来，又特别有激情，一场下来，一身汗。当你觉得自己有一点怎么样的时候，就需要这些大师来帮你归零。”乐团黑管首席刘铮说。

以西安交响乐团为支撑，曹彦还创办了西安国际音乐节、西安国际戏剧节以及“周末市民音乐会”“户外公演”等艺术普及公益活动，有

近30万人通过公益项目第一次走进音乐厅。

粉丝效应卓有成效，西安交响乐团第一年每场演出大约只有3万元票房，现在平均8万至10万元，好的时候近20万元，几乎场场卖空，票房的80%都来自零售。

“一个城市如果能够吸引大量的艺术家和优秀的文化人才进驻和交流，这个城市才能具备相应的艺术氛围，观众也就越来越多。”曹彦说。

让市民拥有一个文化的家

陕西大剧院和西安音乐厅由企业运营，区别于其他有政府补贴的艺术场馆，剧院和音乐厅上下都得靠卖门票赚取收入。

从2013年开始，西安音乐厅不再享有年度运营补贴，成为全国年演出量超300场的艺术场馆中，唯一没有年度运营补贴的场馆，因此也连续3年经营亏损。“毫不夸张，我们是全国最穷的剧院，5年没有拿到一分钱。”曹彦说，最惨的时候，公司欠了300万元水电费，从银行贷了300万元，自己又掏了300万元。负债900万元，可还是要演下去。曹彦说：“绝大多数像我们这样二、线城市的大剧院，除了每年少数几场演出，就是出租场馆给人开会。可你不做艺术为什么要花几亿元建剧院？”

为了省钱，从2013年开始，西安音乐厅砍掉了所有宣传费用，做自己的新媒体。“愿意走进剧院的那一群人太重要了，每次演出结束，我们就请观众加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学习互联网营销，每一场演出拿出7个名额，请7名粉丝各带一个朋友来看，演出结束后我们会跟他们交流，问他们愿不愿意以后花钱买票来看。”曹彦说，现在，西安音乐厅的微信公众号活跃指数在全国同行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国家大剧院。

即便如此，西安音乐厅依然没有盈利。“世界上大部分团体的资金来源是1/3政府拨款，1/3企业赞助，1/3演出票房。”曹彦说。她认为，政府补贴最好是补给老百姓，只要买票就给补贴。这样他们自然会选择喜欢的剧目和剧目，就可以推动院团节目水平的提升。

目前，陕西文化厅推出了“文化惠民卡”，市民掏100元，政府补贴400元，让更多的西安市民走进剧场看演出。

蒋月泉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沪举办

本报讯（记者张靖）为纪念评弹表演艺术家蒋月泉诞辰100周年，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上海市文联在上海联合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

11月24日，纪念蒋月泉诞辰100周年专题座谈会在上海市文联举办。中国文联、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联相关领导以及业界名家和蒋月泉徒弟、家属代表等百余人参会。与会代表回顾了蒋月泉的艺术生涯，高度评价了蒋月泉的艺术操守，认

为要推动苏州评弹乃至曲艺事业的发展，就要在追忆、纪念中挖掘、继承、发扬老一辈艺术家的精神财富和艺术经验。

当晚，纪念蒋月泉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在上海评弹团乡音书苑举行。朱良欣、周剑英等江浙沪评弹名家与吴伟东、姜啸博、黄海华等评弹新秀同台献艺。耄耋之年的单弦表演艺术家赵玉明也登台亮相，和孙女翟静婉合作了一曲单弦《北京小吃》。

专家学者共议“中国戏曲在亚洲的传播”

本报讯（记者刘森）近日，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东南大学、广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近2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共聚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中国戏曲在亚洲的传播”为主题进行学术研讨。

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中，专家学者分为5组，就“中国戏曲在亚洲各国的传播现状”

“华语戏曲在东南亚的本土化与中国化”“亚洲各国对中国戏曲的研究”“亚洲各国对中国戏曲的改编”“中国戏曲在亚洲传播的文献资料研究”这5个议题进行论文分享。其中，武汉大学教授邹元江从《品梅记》文本出发，分析了中国戏曲在日本接受的有限性；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阅以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分析了中国京剧的写意性和虚拟性；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刘祯通过北欧所藏的梅兰芳有关文献展示了中国戏曲在北欧的传播。



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传承创新，近日，北京市西城区第二文化馆带着传统打击乐演出《木兰》走进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初中部。

此次演出以耳熟能详的花木兰故事为题材，将传统京剧的乐器、身段、唱腔、肢体与打击乐巧妙融合，将中国鼓乐的磅礴气势、激昂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让500多名现场师生重温了木兰征战沙场的豪情壮志与传奇经历。

李慧 摄

中国文化的色彩智慧

——2017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综述

戴子喻 金成辉

2017年11月16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2017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吕品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高辉，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牛克诚，中国美术学院色彩研究所所长宋建明，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欧洲色彩学会前主席伊夫·萨赫内，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普利兹克特聘主任汪涛，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教授曾启雄，北京服装学院色彩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崔唯，日本建筑装饰技术史研究所所长窪寺茂，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李广元，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基础设计系教授小林昭世，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文娟，故宫博物院古建筑彩画专家杨红，日本《亚洲色彩趋势年刊》主编大前理等嘉宾、色彩研究专家及陈彦青、肖世孟、杨蕾、黄燕、张春华等青年学者，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450多位传统色彩爱好者、院校师生出席了开幕式。

吕品田在开幕式讲话中指出，中国传统色彩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独特感知方式与哲学思维基础上的色彩体系，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体验和文化心理，同时也是治理天下、构建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中国传统色彩是一个极具文化价值的艺术史研究课题，它需要我们以高度的智慧、广阔的视野和完善的机制不断深入研究。赵丰代表与会专家发言，他从去年论文集序言中的“来看此花”出发，阐述了中国传统色彩研究的多重维度，并希望中国传统色彩研究这朵鲜花开得更美，真正能够从“好色”走向“出色”。牛克诚代表会议主办方致辞，他指出本届年会的学术主题是“中西文化的色彩表情”，即是将中国传统色彩放置到世界色彩文化的背景中考察，探究中西色彩观念及表现之异同，体认中国传统色彩学术秉性，探寻中国传统色彩智慧在当代世界文化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开幕式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郑工主持。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色彩史论、绘画色彩、建筑色彩、民间色彩、染织色彩、颜料工艺，以及色彩应用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多视角、多层次的学术研讨。曾启雄认为，目前不论经济力量还是消费规模，都应

是中国提出建构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好时机了。他从《色谱》《中国色名综览》《中国的传统色》3本中国传统色彩著作出发，通过分析其优缺点，明确其参考价值。陈彦青指出，从符号学角度考察中国色彩在不同条件下的历史感知，可以让我们在复杂的历史迷雾中，找到相对清晰的应用之道。由于紫色在中国色彩系统中的典型性，通过重点考察紫色之于中国色彩系统的符号意义，了解其从视觉到象征的多重变身背后的关键因素，或许可以提供一种解读中国色彩意义与象征的有效路径。王文娟探讨了五行与五色的关系，她认为五色审美观是五行学说的一部分，是汉族色彩观的奠基石，是中国绘画色彩的始源性资源。五方与五色，五行与五色，五色与阴阳合流而形成动态五行体系，先祖把时空体悟与色彩相连，亦把人伦尊卑与色彩相连，使中国人的色彩观具有概括性、观念性、象征性特点。肖世孟则通过对比先秦时期的丝绸染织方法和染色结果，对“五正色”的色相特征做了数值分析。他认为先秦时期所谓“正色”指的是当时的丝绸颜色规范。为了使丝绸颜色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先秦以野鸡羽毛的特征来界定“五正色”的色相。即使在日本，中国的阴阳思想和五行观念对其色彩文化也影响深远，小林昭世从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色彩认知及感情等色彩意识出发，考察了当时的色彩文化，探讨了这个时期色彩意识的表现形式和现象性、色彩名称扩张以及色调表现和色彩的象征作用。

纵观中国绘画色彩表现的历史，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以其鲜明的艺术风格确立了青绿山水画的经典范式。宋建明从“悠远的境界”和“绚丽的色彩”两方面对《千里江山图》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千里江山图》的色彩是中国传统绘画史上视觉记忆的代表，呈现出传统绘画典型的“丹青”结构图式，即由暖色“丹”色系与冷色“青”色系共构而成绘画色彩的面貌，冷暖与互补色的交织交融，使画面产生和谐悦目之感。牛克诚则通过对《千里江山图》的细节考察以及与其他青绿山水画的图像比较，指出笔墨勾皴与重色染染构成了该图的笔色结构——皴法+赭石+石绿+石膏+色上面，以此建构了古代青绿山水画笔墨与色彩的“全因素结构”；并从“随类赋彩”的色彩认知与表现方式角度，分析归纳了该作品的基本类色。李广元

表示，应该着眼于通过意象绘画色彩的直观形式，实现生命原型色彩形象与视听灵感有机共生的意象审美的视觉灵感。人类艺术灵感问题会通，导致意象艺术形式随着“世界文化”实现无界限交流。张春华对保罗·克利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北非的光、装饰艺术、东方艺术、现代主义、立体主义和联觉影像先后对保罗·克利的艺术创作产生影响。保罗·克利穷其一生探索材料、色彩和形状之间的奥妙，为他们示范了图画性实验隐喻和联想的丰富可能性。黄燕则认为，传统木版年画这种美术类型广泛应用于民间风俗信仰等情境中，所以要用鲜明、强烈的视觉感染力来渲染一种喜庆、热闹和吉祥的情绪氛围，热衷于高纯度的“极色”（原色）的并置运用。

在染织、器具及戏剧色彩研究方面，赵丰介绍了丝绸之路纺织染料研究的新进展，丝绸之路上的染织物早期以羊毛织物为主，北朝以后丝绸织品逐渐增多。通过对丝绸之路上的纺织品染料进行分析和检测发现，其染料主要包括新疆本地的茜草、靛蓝、灰胡杨，我国东部的茜草、黄蘗，以及东欧、南欧的胭脂虫，南亚的紫胶虫等。由此可以看到纺织文化、染料文化、染色文化之间的交流。汪涛认为，在古代铭文中有不少关于金属器颜色的资料，那些形容金属的颜色词和与颜色有关的金属专用名称的背后“潜伏”着一个颜色的系统，而这个系统跟古代的神话思想密不可分。他从一个具体的颜色问题入手，还原了中国古代冶金术的文化语境，对科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思考。杨蕾指出，先秦巫傩扮饰中的色彩取舍，是特殊时间和空间中对自然色彩的选择。秦汉时期在儒家“以色名礼”的倡导下，五色观念逐渐成为扮饰造型和色彩选择的重要依据，戏剧舞台表演中出现色彩禁忌。而隋唐戏弄演出中逐渐形成与角色相对的固定色彩符号，具有一定的程式化意义。

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运用独具匠心，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是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杨红对宁寿宫的清中期官式苏画类型及色彩进行了解析，认为乾隆时期的建筑彩画集江南文人画、西洋写实画风与宫廷趣味于一体，以群组性的整体效果集中体现了清中期皇家园林建筑装饰的美学追求。宁寿宫花园建筑彩画主要以青绿色为主，金色与白色成为节制

的缀色，色彩凝重而富丽雅，成为清代皇家园囿建设的典范。窪寺茂指出，早在隋唐时期，随着中国文化的交流和佛教传入，日本木结构建筑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通过考察名为“铅丹涂”的红色涂装，探明了日本佛寺和神社建筑外部红色涂装的发展历程。

在色彩应用研究领域，传统色彩元素与流行趋势相结合，充分表现出了传统色彩文化的强劲生命力。伊夫·萨赫内通过配色实验，发现和谐的色彩搭配并不一定能带来美感，色彩的和谐问题涉及文化、教育、语言等相关背景。艺术与科学结合的尝试引人注目，工业新材料和电力能源为这些尝试提供了条件，引领艺术创作走向更高的美学境界。崔唯介绍了目前承担的“北京传统色彩体系、数据库建构及其设计应用研究”项目，内容包括构建北京地区传统色彩体系，制作色彩标准色谱，梳理传统色彩文脉，建立传统色彩数据库，制定传统色彩应用指南，指导北京地区未来的色彩应用。大前理围绕《亚洲色彩趋势年刊》介绍了色彩和材料的开发应用。她认为亚洲有悠久的历史，有自己的色彩文脉，中国2000多年前的“五行色”是世界上最早的色彩体系。亚洲是国际色彩趋势的发源地之一，色彩趋势的流行已经开始转向亚洲。

会议间歇，专家学者就各自感兴趣的色彩问题展开了交流，与各位色彩爱好者进行了互动。曾启雄还演示了胭脂虫染料的传统染色技艺，引起了现场观众的浓厚兴趣。

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发起人牛克诚表示，中国传统色彩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学术事业，需要众多色彩学学者的热心参与和不懈探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乐于为这项事业做好服务工作。中国传统色彩研究的未来在于青年，本次年会开启了以青年学者为主要对象的论文征集渠道，为青年学者的成长搭建平台。同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计划在明年推出“中国传统色彩研究青年学术沙龙”项目，召集青年色彩学学者围绕特定色彩学术专题展开交流，以此来发现和培养中国传统色彩研究的新生学术力量。

为配合本次会议的召开，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编辑的《2017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论文集》，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